

1802

文史湖株

第六輯

文史湖株
第六輯



前　　言

《株洲文史》第六辑，是纪念株洲地区解放三十五周年的专辑。它反映了株洲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解放株洲、建设株洲而英勇斗争的史实。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发表起义通电，率部在长沙起义，宣告了湖南的和平解放。但在株洲地区，解放并非一帆风顺。这里还有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在作垂死挣扎，在国民党政府机构里的部分工作人员，仍心怀疑惧；社会上各种沉渣也乘机泛起，组织各种反动武装，妄想螳臂当车，斗争十分复杂。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根据党中央指示，解放前后，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和广大革命人民一起，进行着隐蔽的、合法的、甚至武装的各种斗争，孤立、瓦解和打击了敌人，挫败了他们的各种阴谋，为株洲地区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南下工作团的顺利接管，最后完成了解放大业。本辑文史资料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波澜壮阔的斗争及其复杂的过程。其中绝大部分是“三亲”材料。

解放，意味着推垮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政权，预示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代的来临。株洲市区，从解放前百业凋零，破败凄凉的七千人口的小镇，变成现在拥有三十多万城市人口和许多重要工业的中等城市，这里凝聚着多少革命者的心血和劳动！市人大常委

主任、原株洲市市长吴占魁同志的回忆及其他一些史料，都生动地说明株洲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这是一曲艰苦创业的凯歌，是一支希望之歌。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解放了的株洲人民，定会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建设起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人间天堂。

株洲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事件，涌现出多少为革命作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这些事件和人物，汇集成为淹没旧世界的洪流。这里，我们选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株洲会议》、《毛泽东在湖口处理陈皓一伙叛徒》等资料，反映的事件，都关系着革命全局，在我们庆祝解放的日子里，应该大书特书。还应该看到，在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上，充满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搏斗。本辑选载的《叶挺独立团在攸县》、《革命烈士胡攸的故事》、《不应忘记的革命老人》以及反面教材《巨匪陈光中在茶陵的罪行》等，反映了这一史实，也反映了株洲人民在人民解放事业中，曾经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这一期，我们仍然保存了《历代名人在株洲》、《株洲风物》及《读者、作者、编者》三个专栏。并突出地介绍了位于酃县西面炎帝陵的史实和传说。炎帝、黄帝同属中华民族的远祖，然而迄今知道黄陵的人比知道炎陵的人多。因此，把炎陵介绍给广大读者，对于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好处。并且希望广大读者及海内外专家，向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使复建炎陵的筹备工作更快更好地进行。

来了，我们仍热切地希望广大读者经常给我们以多种形式的支持、帮助。



↑ 墓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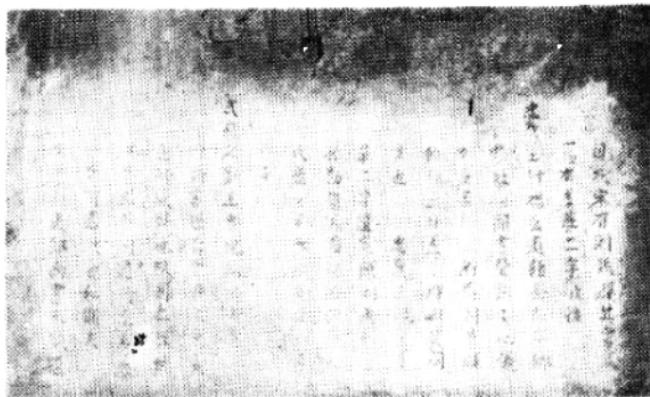
“墨庄”二字传为岳飞书写，存于茶陵城东九华里的秩堂乡合户村陈家祠内。（王晚保 摄）



光 泉 →

“光泉”二字位于茶陵高龙乡与秩堂乡交界的光泉村的石壁上，每字二米见方。

(单先太 摄)



↑ 部分石刻 说明：“墨庄”二字由来之部分石刻

(王晚保 摄)



↑翠柏拥忠魂 六十分烈士墓群之一（陈宇凡摄）



←株洲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一三六师首长给株洲地下党员廖新雨的信。



马首兵工厂旧址→

（潘 南 摄）

《株洲文史》第六辑

目 录

前言

- 捧檄归来过株洲 杨第甫 (1)
白纸绘新图
——随军南下及参加建设株洲的回忆 吴占魁 (5)
株洲迎解的回忆 廖新雨 (25)
藕灵乡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 罗立洲 (33)
回忆解放初期株洲的公安工作 岳齐宣 (53)
逃出敌人的魔掌 王学明 (61)
天亮前后株洲记事 叶炳吾 (70)
株洲解放前后二、三事 郭子凡 (77)
解放军抢渡渌江 张童葆 (80)
我参加组建醴北游击队的回忆 袁奇林 (84)
六十分钟战斗与烈士墓群 谢富良 (91)
接管茶陵 尹广球 (93)
茶陵解放亲历记 吴 晟 (101)
解放酃县纪实 王锡堂 戴安孺 (117)
不应忘记的革命老人——陈少珍 谭运湘 (130)

株洲地区市、县解放时间 (135)

外地史料(三篇)

- 回忆对湘潭的财经接管 杨 恽 (136)
两航起义的回忆 郭福生 (142)
一位党内高级知识分子的战斗生涯和贡献
—— 纪念余志宏同志 喻岳衡 (150)

- 叶挺独立团在攸县 刘邦远 (156)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株洲会议 陈利明 (164)
红旗插上醴陵县城
—— 中国工农革命军一军一师二团攻克醴陵城始末 株洲军分区党史办 (176)
毛泽东在湖口处理陈皓一伙叛徒 尹烈承 (179)
革命烈士胡攸的故事 张童保 (187)
茶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兵工厂 谭定祥 (190)

- 巨匪陈光中在茶陵的罪行 顾复仁 (192)
陈光中构筑的芙江碉堡 茶陵县火田乡党史资料调查组 (198)
我的瓷业生涯 荣庆祥 (201)
株洲市锻压机床厂发展简史 单先太 (220)

历代名人在株洲

- 岳飞在茶陵的遗迹 胡应南 谭恒辉(229)
“岳忠武祠”与“忠烈祠” 颜复仁(235)

株洲风物

- 喜闻将修复炎陵 张平化(237)
二谒炎陵 罗立洲(237)
炎帝陵的史实和传说 丁亚辛(238)
有关炎陵的传说(四则) 曹榜平(246)

读者、作者、编者

- 对《汤弼中游说“忠义救国军”为三五九旅开道》一文的意见 周德民(248)
征稿启事 (252)

捧檄归来过株洲

杨第甫

我们在黄花市待了一天，第三天去株洲。我因为受伤了，不能走，坐的是滑杆。到了株洲，第一个以党员身份来与我们见面的是廖新雨同志。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日黄昏时，我们进入株洲。

株洲当时还只是一个六、七千人的集镇，属湘潭县，是乡公所所在地，也是粤汉铁路、浙赣铁路的交叉点。镇子不大，地当要冲，附近有渌口铁路桥，有田心车辆厂等。因此，省委要我们先进入株洲，做好大军南下衡阳时的后方准备工作，并由长沙市军管会交通接管部部长袁福清（后任交通厅长）接管工厂和株洲车站。八月四日下午一时左右，廖新雨来找我，自我介绍是株洲地下党的负责人，带来了株洲田心车辆厂的资料。我要他找湘潭地下党负责同志来和我们共商接管问题，他接受这个任务后，急急忙忙走了。

廖新雨是湘潭人，当时只有二十六、七岁。其伯父廖毅庚是王闿运的弟子，为一颇有名望的经史典籍教师。他在青年时受伯父熏陶，具有一定的文史知识基础。又经地下党的培养教育，对党的事业忠诚积极。一九四八年冬，他结识了

进步人士叶镜吾（解放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及其堂弟叶炳吾（解放后任株洲市工商联主任，现为株洲市政协委员），他们都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因此，湘潭县城市工委决定派他来株洲，利用叶氏兄弟的关系，以教小学作掩护，开展地下党工作，做好迎解准备。廖新雨在株洲不到半年时间，发展了党员，团结了一些进步人士，进行了社会调查，发动工人进行护厂斗争，并组织了一次武装保护白石港桥梁的战斗。他保存了株洲大小工厂的资料，都交给了袁福清。其中有日本赔偿我国的机器一百六十多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我国的机器三百多台。这五百多台机器的技术资料，都是廖新雨完整地保存交出来的。

廖新雨去湘潭后，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陈明仁部队一个团，不愿随陈明仁起义，拖枪向衡阳逃跑，扬言要进攻株洲。当时袁福清代表军管会召开会议商量，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只有一个连，而且保护着百多干部队伍，敌人是一个团的正规部队，力量悬殊太大，不能打，只能撤离株洲，以避其锋。当时我因事迟到，等我到时，撤离的意见占了上风。袁福清已要大家整理行装。我走进门就大声喊：“走不得！”我说：“大家都是北方来的，南腔北调，人地生疏，一撤到乡下，老百姓还不了解我们，不会理睬我们的。另外，如果我们一心想撤走，人心涣散，敌人一个冲击，我们就会被冲垮。我们为什么要走呢？我们有一个连的兵力做好防御准备，还有百多名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敌人如来袭击，我们沉着应战，坚守待援，只要枪一打响，附近的解放军就会来支援我们。何况敌人不知我们虚实，他是惊弓之

鸟，漏网之鱼，我是得胜之师，不是我们怕他，而是他怕我们，只要我们沉着应战，敌人可能不敢惹我们而溜过去。”部队的连长和指导员都同意这个分析，认为还是不走为好，结果决定不走。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睡觉，严阵以待。那支逃窜的国民党部队，由于不明虚实，绕过株洲，悄悄地溜过去了。如果我们当时撤离株洲，这个镇就会被乘虚而入的匪军抢劫一空；如果我们迟一天到株洲，这个镇也可能遭到逃兵的蹂躏。通过这一事件，我深深地感到，省委要我们先接管株洲是完全正确的。

八月六日，廖新雨从湘潭带了张犀文（湘潭县城市党委书记）来株洲，带来了县工委的介绍信，要他向我们汇报湘潭县委和城市工委迎解准备工作情况。听了汇报，我们认为，应该尽快去接管湘潭，但先要请示省委。于是，就派县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局长徐多礼和张犀文一道去长沙，向省委请示汇报。

我们就在株洲一方面组织成立株洲区的工作，一方面把县、市合并后的干部进行重新安排：原市委书记刘祥庆回地委另行安排，原市委组织部长马壮昆任湘潭城关区区委书记，参加县委。其他干部统一安排到湘潭县各部门工作。县委还作出决定：各区都要有一名地下党的同志担任区委副书记或区长、副区长。记得湘潭县接管后，杨恺（地下城市工委组织委员）任城关区副区长，李如春任易俗河区区长，欧阳耀荣任石潭区副区长等。我们还把株洲乡扩大建立为湘潭县第一区，区委书记是刘真志，区长是胡维新，李夫和廖新雨为副区长。第一区人民政府设在原乡公所里面，并接收了十

三条旧枪和几张桌椅板凳。对各保甲长都暂时不动，利用他们筹粮支前。

省委听了徐多礼和张犀文的汇报，来电话通知我们去湘潭。我要廖新雨到车站找车。当时车站副站长知道廖是株洲地下党的负责人，廖告诉他，我们是南下大军派去接管湘潭的。这位副站长就给我们调了一个车头、两个车皮专程送我们去湘潭。同我们一道到株洲的那个连队派了一个加强排护送我们。火车到湘潭已是夜间了。我们从板塘铺坐划子过湘江，护送的部队在河岸上架起机关枪、迫击炮掩护。船到中流，我用手划着河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故乡啊，故乡！我离别你十年了。十年前被通缉出走，十年后捧檄归来。如今毛主席号召我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即将实现，怎不教人欢欣鼓舞呢！我情不自禁地掬一口清凉的河水润喉，叩舷而歌，吟成一首《清平乐》：

我因肠热，踏遍关山月。心逐江涛天地阔，点点乡情泯灭。
凭栏满目凄凉，涛声如诉衷肠。笑向迎来父老，河山正换新妆。

(摘自《湘潭党史通讯》，题目是另拟的)

白 纸 绘 新 图

——随军南下及参加建设株洲的回忆

吴 占 魁

一九四九年，是我党我军解放全中国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年，随着南下大军的胜利推进，顺利接管新解放的南方各省、市，建立人民政权，就成了革命发展中的当务之急。

一、南 下 路 上

当时我在河北省襄城县第二区任区委书记。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随军南下的通知，由县委书记郗忠同志带队，与张化民、兰生辰等二十几位同志一道到冀中十一地委集中（地委驻河北省辛集市），然后乘火车到达石家庄市。这时已组成了一个南下地委的架子，刘旭同志任地委书记，刘健同志任组织部长，黄光同志任宣传部长，朱干同志任公安处长（当时地委叫大队，县委叫中队）。我们这个地委补充到晋中区党委，武光同志为区党委书记，周小舟同志为副书记。柯庆施同志当时是石家庄市市长，给我们作了动员报告。整顿思想后，即开始南征。但具体到哪个省、哪个县并未事先确定。我们这些南下干部，受革命胜利的鼓舞，情绪

是非常高的。对今后的工作地点没有任何选择，一心想着：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扎根。

从石家庄到邯郸，是乘的汽车。再往南，汽车路就不通了。因为国民党军队还占据着河南的安阳、新乡和河北的永年几个县城。于是我们改乘马车绕道到普阳，通过黄河上临时架设的浮桥，到达河南开封。晚上睡在中原大学楼房上的木地板上。但大家都很满足。有人打趣地说：“革命到今天，总算赶上住楼了。”这些话并没有丝毫革命成功就可以享福了的思想，而是我们虽然经艰苦的长途跋涉，但情绪仍然很高，体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谁也没有想到什么享受、待遇、地位之类的东西。

在开封住了两天，也没有去看任何名胜古迹，就出发了。这次是乘火车。到了河南的巩县，在巩县集沟村进行整编。我们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明确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的指导思想，并确定了去接管的省和市、县。这时才知道我们晋中区党委要去湖南。由于湖南要进三个区党委（一个区党委相当一个省委的架子），晋中区党委改为长沙地委，武光同志为地委书记。我们的地委书记刘旭同志改为湘潭县委书记。针对这个“降级”的问题，武光同志作了报告。他谈到自己十八年前就是地委书记，现在仍当地委书记，这是革命的需要。经过解释，大家也没有任何怨言了。明确了接管的地方后，我们每人发了一本由湖南地下党组织提供的资料汇编，包括湖南各阶层思想动态、社会情况及程潜、陈明仁的政治态度等。此时，我被编入地委工作团，任第二分队队长，刘祥庆同志任工作团团长（后调广东省委任

组织部长）。

整编结束后，我们又乘火车到达南京市，住在国防新村原国民党军官宿舍里。这里都是小洋楼，是我们一路上住过的房子中最洋气的。有的同志还闹了一些笑话，比如第一次使用抽水马桶时，有人就骂造房子的人是笨蛋，厕所的眼不在屁股后面而在前面。

在南京住了半个月，又乘船去武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飞机每天都顺着长江轰炸。有的船虽然没有被炸中，但船上却有人在惊慌中跳进水中淹死了。因此我们在南京一上船就宣布了几条纪律，其中规定飞机来时谁也不准动，对不听指挥乱跑的人将执行战场纪律。我们乘坐的这条船甲板上的四周都架着高射机枪，以对付敌机的袭击。一路上的五天五夜里都是阴雨天气，敌人的飞机无法飞来，我们平安抵达武汉。不巧我们刚下船飞机就来了，往码头上丢了几个炸弹。我们的同志笑它是在祝贺我们胜利到达。

在武汉，我们住在汉口路交通旅社，每人还发了一身新军装、一双新球鞋。中原局领导在接见我们时指出湘潭是较大的城市，全县有一百多万人口，城区有十几万人口，所以又决定成立湘潭市委。刘祥庆同志任市委书记，马壮昆同志任组织部长，石新野同志任宣传部长，我到公安局工作。

武汉也是刚解放的城市，一切还比较混乱。因此也对我们宣布了几条纪律。我记得一是不准单独一人上街，必须三人同行；二是不准到公共娱乐场所等等。我和郗忠等几位同志一起出去玩，在街上听到有个园子里的音乐很好听，我们几个就走进去，一看里面正在跳交际舞，灯光一黑一亮的。

鄧忠同志说：“糟了，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快出去，回去还要检讨。”我们也都说：回去，咱们不要再出去了。咱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城市情况不熟悉，以后可千万要注意。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离开了武汉，乘汽车到了湖北通城县。这时离湖南越近，困难也就越大了。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仓惶逃跑时把所有的桥梁都炸坏了，汽车无法通行，因此我们只有靠两条腿了。当时正值南方盛夏，不用说行军，就是坐着不动也得出汗，可真叫我们这些北方人吃苦头了。

我们一路步行到了湖南平江县。沿途不断听到枪炮声，因为当时湖南还是一个解放战争的前线省份，白崇禧的部队还占据着湖南西南的大部分地方。我们虽从未到过湖南，但一路上早已把湖南当成了自己的家。因此踏上湖南的土地，就有一种亲切之感；几个月艰苦行军带来的疲劳，也好象减轻了许多。

在武汉才筹建起来的湘潭市委，到了平江后又宣布撤销了。据说是金明同志听了汇报后，说湘潭不大，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市。因此决定我们还是接管湘潭城关镇，归湘潭县委领导。

从平江出发还是步行，只有病号坐我们的唯一的一部卡车。快到长沙金井时，刘祥庆同志与我商量说：“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同志们又有很久没有吃过一点油了，可是附近的群众都走了，有钱买不到东西，你是不是带几个同志到山里去买一头猪来。”我说：“可以”。我就带了七、八个人进了山区。进山后走了七、八里路，看见一户农民家有头母猪，大家说母猪也买。那户农民说：“母猪肉是不能吃的。

你们一定要买，翻过这座山有一棵大树，树下住的姓杨的人家有猪。”当时山里土匪很多，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我们怕上他的当，等我们走后，他就报告土匪把我们干掉。于是我就故意对他说：“我们还有个高连长，也带了一部分人，要和我们在你这里集合。如果他们来了，你就告诉他，要他在此地等我们。”我还要他去个人带路，他同意了。我们到了姓杨的家里。姓杨的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在家。我们说是来买他家猪的。他说已经卖掉了，并带我们到猪圈里去看。我们一看真的没有猪，但猪屎还是新的。就说我们真的是买，不象国民党那样的白要，你如果不收人民币，我们可以付光洋。他说实在是已经卖掉了，并告诉我们说，他的邻居家有猪。我们就去敲他邻居家的门，只见一个男人从后门跑上山去了，一个妇女开了门。我们说话，她说听不懂。这时突然从外面进来一个男人，问什么事。我们说要买她家的猪，他连声说可以、可以。估计这是一个保甲人员。我们就去看他家的猪，大约有七、八十斤重，谈好价钱后，我们付了二十五块光洋，就把猪抬回来了。“八一”节，大家都吃上了肉。

过了“八一”节后，我们继续向长沙前进。到达长沙黄花市后，已经天黑了，就在公路边上露宿。这时大家又困又累，刚躺倒在地上，突然又喊紧急集合，说我们的病号车被土匪打了。于殿武同志带领我们往出事的地点跑去，跑了一段路，才发现是一个误会，自己人打了自己人。杨第甫同志的耳朵被子弹打了一溜沟，刘金铎的屁股被打穿了。我们从稻田里找到刘金铎，把他抬到黄花市一所学校里治疗。